



切羽

〔日〕井上荒野 著 赵玉皎 译

きりはへ



YZLI0890126313

南海出版公司

切羽

〔日〕 井上荒野 著 赵玉皎 译

きりはへ



YZLI0890126313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羽/〔日〕井上荒野著; 赵玉皎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7
ISBN 978-7-5442-5295-9

I. ①切… II. ①井…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808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094

KIRIHA E By Areno Inoue

© ARENO INOUE 200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切羽

〔日〕井上荒野 著

赵玉皎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苓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90千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295-9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 contents

七 月	六 月	五 月	四 月	三 月
67	49	33	17	1

十二 月	十一 月	十 月	九 月	八 月
145	129	115	99	85

四 月	二 月	一 月
187	175	159



三月



黎明时，夫抱了我。

大手滑进睡衣，悄悄覆上我的胸。

我在睡眠中，感到他手指的缓缓移动。夫深夜钻进被窝时，常会在我睡着时抱我。

那时，我仿佛变成了蛋黄——做蛋黄酱时，为了和蛋清分开，被小心翼翼地在蛋壳间摇晃的蛋黄。

我喜欢那样，即便已经醒来，大概还会继续装睡。但这个黎明，夫的动作比平时稍显粗鲁，似乎想把我弄醒。

于是，我睁开眼，望着他。他把唇贴在我的眼脸上，让我重新合上眼。他似乎早知道我醒了。

“怎么了？”

结束时，我带着些微不安。

“好了。”

夫的回答令我意外。我预料的恰恰相反。

“真的？”

“嗯。”

夫微笑了。带着些许得意的微笑，令我感到幸福。

我欲脱开夫的怀抱，他却紧了紧手臂。

“明天？”

“嗯，明天一起去看。”

夫很快又睡去了，令我感到新的幸福。

夫像个长途的旅者，但无论何时，他都会回到我身边，如现在这般。

饭煮好了，石莼酱汤和石花菜凉粉也已备好，飞鱼干只需烤一烤即可。我化好工作妆，又浏览了一番晨报。夫依然未起床，我便来到庭院。

我们的房子建在小丘顶上，没有围墙，只有一根邮柱，孤零零支撑着一只邮筒。其实，从斜坡的哪里算起是我们的庭院，我也不甚明了。

父亲在世时植的番红花随意繁衍，丛生在小丘的各处，

开出白瘤般的花。近邻时时赠送的花苗和球根，兴之所至，我便在小丘上随手种植，并无人说三道四。在此处，每家都是如此。从前，父亲在这房子里开设诊所，岛人称这里是“诊所小丘”，称父亲为“小丘上的先生”。

我拔野蒜时，夫终于起床了。

“早。”

我故作漫不经意。夫从我手中撮起野蒜，用指尖拂去球根上的土。白白的球根很快就会变得肥圆。

“去看看？”夫问道。

“洗了野蒜便去。”

“野蒜……回头再说吧。”

我微笑，夫也笑。我们携手朝画室走去。

父亲从前的诊室如今是夫的画室。打开门，药味依然可辨，夫却说那是松节油味儿。

父亲去世后，诊室一直空着。夫小心翼翼地把画架和颜料搬了进去。四年过去，房间已迥然改观。父亲的药橱里，排列着夫的书；父亲开处方的胡桃木大书桌上放着夫的调色板、颜料、笔筒、烟灰缸、香烟、大马克杯，从厨房取来的素描用的大钵，以及双筒望远镜、照相机、文库本、不知何人所送的印度锁，各种奇妙的物品挨挨挤挤，几乎连桌面也看不见。夫曾说会小心使用，不让颜料脏污了这里，究竟算

不算守了信用，便不得而知。

唯有悬在粗大房梁上的马利亚像，还像从前一样，安然未动。那是母亲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母亲去世前数年，在废弃的旧坑道中觅得了这件物品。彼时我约莫十岁上下，不过倒是记得当年的情形。坑道中散落着不少碎木条，那稚拙的像便是用小刀削成的，眼、鼻和唇都只是用线描出。马利亚并未怀抱基督，胸口处镶着一块小小的红玻璃。

母亲并非基督徒，父亲当然也不是。这么奇怪的生日礼，父亲却觉得有趣，把它装饰在诊室中。夫也很喜欢这雕像，难得有客从远方来时，他照例要先炫耀一番。也许，夫是想用此种方式，对那位他与我成婚后回忆旧事时仍称为“先生”的老人表示尊重。

画室里，木板套窗和窗帘都已拉开，明亮的阳光洒满房间。夫起床后大概先来过这里，检查了昨夜完成的画。画架在东侧药橱前，画沐浴在阳光里。那是一幅一百号的大画布。从半年前开始，夫一直在画这幅画。

这是一幅海的画。海，天空，海鸟。海与天空并非蓝色，倒更像灰色。灰色，是夫的画的特征。浪花和成群飞翔的海鸟的数根羽毛，则是白色的。

“这是哪里？”

我果然这般问。

“我们的岛。”

夫也果然这般答。

“像别的国家。”

“是吗？”

夫显出诧异，但这也是惯例了。

“很美。”

“嗯。”

夫揽住我的腰。

一时间，我们凝望着画。真想这样待上一整天。但我该出门了。

夫津津有味地吃早餐。

“我稍后便去。”

他挥挥手，嘴边还粘着石莼。

今天是毕业典礼。

我是小学的医务老师。

岛上有很多小丘。我去学校得翻过三座。

第二座小丘上有一处医院的废墟。那里有座大建筑，已然破旧污损，下半部被爬山虎覆盖。窗玻璃也许碎了，也许已被拆除，可以窥到空荡荡的室内，只剩下破损的隔扇格棂、碎镜子和只剩下床脚的床。

小时候，我也走这条路去同一所小学。我怕这条路。这座岛经历过产业的繁荣与衰败，上面存留数处废墟。每一处都缠绕着些鬼怪奇谈，煞有介事，关于医院的恐怖故事尤其多。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走路时努力不去看医院。我怕的是窗子。即便我低头盯着地面，也曾感受过来自窗口的视线。那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在等待我一不小心抬头。一不留神看到，以后他们便会永远出现在我面前……

在走廊上踽踽独行的只剩半边脸的矿工，抱着婴儿干尸唱催眠曲的得肺病的女人，他们的故事以各种各样的版本口耳相传。但在这个岛上，与其说这是鬼怪奇谈，莫如说是传说。不是被窃窃私语，而是被引以为豪地流传下去的传说。我渐渐长大，发现了这一点，便不再害怕医院，也不再害怕其他废墟了。

我一边走，一边挨个查看洞开的窗户。我甚至期待能看到点什么。夫说他也是。如果害怕幽灵，就没法画画，他说。我们希望看到的，也许是一种类似“玺印”的东西，是证明我们在这座岛上正确生活着的神谕。

第三座小丘脚下便是港口。来自陆上的渡船停泊的码头上，摞着十余个大纸箱。箱子侧面印着的小点心和洗涤剂的名称，不知何故吸引了我的视线。

“老师。”

箱子旁是港湾处的村崎，他招招手。

“毕业典礼咯，今天？”

“你来吗？”

“是要去。”

村崎略显调侃地说：“老师会哭咯？”

“校长先生才会哭呢。”

“那是肯定。”

我耽搁片刻。村崎忽然想到什么，看看身旁的行李。

“行李比人先到哩。”

“搬家？”

“哦，从东京来的哩。”

村崎像透露某个秘密似的说。难怪会被纸箱上的字吸引，
我想。

“你这是……”

“我在等拿钥匙的人哩。”

“住在哪里呢？”

“岬小区。”

村崎呵呵地笑道，我也笑了。从陆上来岛上的人大都会住岬小区，因为那里房租极其低廉。但大抵过不了一年，便又会搬走。

“待会儿见。”

我正要迈步，渡船上相熟的船长朝我挥了挥手。

我背朝着海开始爬坡，但一转眼又看到了海。

小学在第三座小丘顶上，这小丘便是岛的尖端。扁平的木制校舍、百叶箱和兔棚背后，便只有海和天空。

学生有九人：昭、志朗、郁雄、进；纯、绿、敏子、樱、志乃。

过了今天，阿昭和小绿便不在岛上了。阿昭是六年级学生，毕业后到陆上去上中学。坐渡船来回太困难，他要寄宿在亲戚家。小绿是一年级学生，去年刚来，但也要同父母以及刚出生的妹妹一起回陆上。他们家在海边开了一间家庭旅店，但只经营了短短一阵子，如今要把店关掉，去帮陆上的亲戚打理旅馆。

三间教室中最宽敞的音乐室里摆好了椅子，学生们挨挨挤挤地坐着，大家脸色都很严肃。从今天开始，大概就再也不会见到离开的孩子了。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很清楚这一点。每年都一样，说是毕业典礼，其实颇有些饯别会的味道。所以，有些人虽不是孩子的家长，也自然而然前来参加。村崎在典礼进行到一半时露面了。大人们分成两排坐在钢琴旁边。

弹钢琴的是月江。学校只有校长先生、主任先生和月江三位老师，月江的钢琴弹得最好，她是我的朋友。学生和大部分岛民都不称她的姓，而叫她“月江老师”。她性感迷人，衣服总紧紧地裹在身上。今天她穿了一身藏青色套装，很像女间谍。月江是各色各样传言的靶子，但她全不在意。

“今天我们说再见……”的合唱开始后，校长先生果然第一个哭了。校长先生快六十岁了，模样像是装了手脚的蚕豆，他心地善良，爱掉眼泪，爱好是采蘑菇。旁边的主任先生正好相反，体格结实得像山民。主任先生也像往常那样，手足无措地低下了头。看起来主任先生像是为自己没有落泪而难为情，但其实他也和校长先生一样难过，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典礼结束后，大家并没有空闲愣神，立即活跃起来，把会场变成了联谊会。学生、家长、岛上居民和老师聚在一起，品尝着各自带来的点心，喝着茶或果汁，依依惜别并祝福前程。

大家都向小绿的父母打听陆上的新住宅和旅馆，但没有人问他们为何离开岛。大家都很清楚。海边的小旅店只在刚开业后兴旺了一阵，一家人在岛上还不满三年，这都在大多数岛民的意料之中。

对于阿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要衣锦还乡咯”。这是老套的临别赠言，但若问大家是对“衣锦”还是“还乡”有那

么点期待,大约还是“衣锦”吧。眼下,阿昭每个周末还会回岛,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踪影全无。一旦到陆上生活,便会感觉东京离自己比岛近得多。即便是我,在离岛的日子里,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

我和月江坐在一起时,阿昭和小绿先后来告别。阿昭一脸不开心,我知道他在强忍着不哭,心里也酸酸的。阿昭常因为淘气或忘了做作业,放学后被留在学校。当教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就带着书和作业簿到医务室来。在这里他能乖乖学习,月江和校长先生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要写信哦。”我对阿昭说,并把写着我家地址的小卡片递给他。那是我昨晚准备的。

小绿还不太明白自己的境况,大概是父母让她“去和老师告别”,她就来了。看着她憨憨的笑脸,我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要写信哦。”我把卡片递过去,哽咽声吓得小绿缩回了手。月江拿过卡片,塞进小绿手里。

“真多愁善感哪。”

小绿离开后,月江浅笑着揶揄我。但我知道,月江的感情其实更加热烈。正因为太热烈了,她便把感情的堤坝修筑得更坚固,仅此而已。

“年复一年啊。”

我觉出了月江的言外之意,问:“有新生入学了?”

“有更棒的。”月江笑了，“新老师，男的，从东京来的。”

“哦，东京……”我想起了来时在港口看到的纸板箱，“你见过了？”

“我还没下手呢。”月江摆出一副促狭相。

拍纪念照时，夫来了。

夫先替下村崎为大家拍照，后来在大家的邀请下，把相机还给村崎，自己也加入合影之中。

本来照完相典礼就该结束，但由于夫迟到了，典礼又不知不觉延长了。夫和阿昭、小绿的家人握了手后，又为两人画了素描，赠给他们。夫竟带来了素描用的速写簿和铅笔，让我有些吃惊。腼腆的夫如此表现自己，很罕见。

也许，完成那幅画作的兴奋感还支配着夫。或者，因为完成了画作，夫觉得自己又得到了一把钥匙，一把打开只有他才看得见的门扉的钥匙。“这可得了件无价之宝……”阿昭的妈妈恭恭敬敬地说。小绿的爸爸也附和道：“一定把它当成传家宝。”村崎凑趣地说：“阳介快点死吧，这样画儿一下子就涨价咯。”大家都笑了。这时，夫才发现自己成了话题的中心，有些不知所措。我微笑地望着他。

夫和我一样，也出生在岛上，但在他十五岁时，一家人迁到了陆上。公公本是个渔夫，腰坏了之后不能再登船，就

投奔了陆上的亲戚。夫在陆上成长，进了东京的大学，再次回到岛上生活，则是在成为我的丈夫之后。所以，正如夫自己的感觉，对于岛上的人来说，夫算半个“外人”。

岛人并不疏远或排斥“外人”。但此处的人对于自己是岛人这一点，在引以为荣的同时，又怀有一种类似疲倦的情感。他们把这种情感颠倒过来，对待岛外来的人。用夫的话来说，是岛人怀着某种曲折的爱意，如同对待一个久病痊愈之人一样待他，而对我，则像是对待献身的护士一般。我十八岁离岛，八年没有回来，但由于父亲的诊所依然安在，我和夫被赋予的角色便有了微妙的不同。

每念及此，我眼前便浮现出以前读的小说中的休养所、疗养院或温室等形象。我试着想象，我和夫便是在那种场所。有时，我感到孤独，且带着些微内疚和羞涩，像是秘密地从抽屉中取出一本书。这个世上，藏匿夫的人只有我一个——蜜一样的孤独。

在港口和村崎告别，在第二座小丘下和月江、校长先生等告别，现在只剩下我和夫两个人了。

“听说，新老师是东京人。”

夫说，他手里的点心袋晃悠悠。妈妈们把剩下的点心按人数平均分开了。